



讀詩識小錄

燕南陳



唐一之十

蘇頲濱曰晉詩而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范逸齋曰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輯曰倒日月其除無已大康然

一語唱轉然此意翻轉佳職思其居妙旨好樂無荒主良士瞿瞿賦也

詩是瞿瞿人語意

簡質朴茂居然西漢古詩。○今我不樂不覺自露誰謂君不當樂者而自暴白耶蓋以瞿瞿之心值當樂之日故發此語而瞿瞿者不能一念忘故又轉出後四語也讀此詩如見其人如見其心。○本欲為樂然思其居而瞿瞿仍不樂矣至由瞿瞿蹶蹶而得休休則好樂無荒乃真樂矣然則詩殆以不敢樂而致夫無不樂者耶此生於憂患之旨也。○有一職字其思乃非出位不然馳騫無主又足多乎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妙旨精語如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也  
此乃可思居

人生駐足不過徑尺之地其外皆為無用然試置此徑尺者於千仞之上而廢其餘則無敢履之者何也有居而無外也思其外乃有其居而居之也安妙理未經人道。為政者已治已安必求重熙而累洽為學者已知己能必求義精而仁熟養人者足以仰事俯畜矣而必使有十年之餘教人者既已深造自得矣而必為之振德於後凡天下國家身心之事莫不猶此由功利而言之則思外為思患豫防由道誼言之則思外乃敬終不困也聖賢自盡之極致詩人言及之其何如人也耶。○思外上加一職字真見得無可諉謝

至論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其字

慨然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

二

其憂憂字即在其外之中即與其居為緣賦也。○歸結到休休乃見其思非過慮非徒勞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則憂者正脚跟下必有之事惟思憂則無憂矣無憂奈何曰意外者思而預知之則可消弭意中者思而預備之行將順應也此休休之旨也

妙論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

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辯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序所謂儉

不中禮固當有之但謂刺僖公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及時以禮自虞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嘗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

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  
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不為此也

傳曰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勤苦不敢少休至於歲晚務  
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輯曰正意只好樂無荒四字耳卻從今我不樂二句倒翻來  
而急以無已大康一句喝醒何等抑揚何等轉折

思外思憂乃完得思居之事瞿瞿蹶蹶乃造乎休休之地涉  
世深識謀身大用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人日悠悠無所思  
慮一若綽有餘裕苟一思之何能即安耶思居則闕陷立見  
矣得不瞿瞿思外則策勵當前矣得不蹶蹶思憂則弭補周  
至矣乃得休休休樂也務閒之樂亦樂也然時可樂而即

三

樂其樂也荒身無憂而後樂其樂也天是求樂適以趨於憂  
而思憂乃坐進於樂也無已大康陡然一提不覺去樂而就  
憂然正以弭憂而全樂矣聖賢自策諒應如是故曰有陶唐  
氏之遺民焉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興也。不曰子孫而曰他人亦質亦悲。

山隰之木皆為人用者也四有字互相激宕。儉嗇之弊初

第不中禮耳然必浸流為苟簡且浸至於廢墜衣裳車馬常

御之物而實關乎典制儀文之大此而弗用必為苟簡且為

廢墜不中禮不足言矣。砭愚訂頑語質而諄計及死後正迫其用於當前也。

山有栲櫟有柎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興也。○上章曰愉殆反乎弗曳婁弗馳驅者也。此章曰保殆仍乎弗洒埽弗鼓考者也。各妙。

廷內四句謂晉接燕樂也。伐木之詩曰於棗洒埽坎坎鼓我

是也。衣裳車馬就自待說洒埽鼓考就待人說八弗字合併

就一人看非不作達直自措矣。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何不字承上。二章換筆。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輯曰不堪讀。

上二章連用八弗字說破儉之病痛至此用何不一語以開

四

示之覺因鎖拘擊中忽成天空海濶可謂工於點化矣。然竊

謂兩晉放達陳隋極欲皆於此開端。太史公以老莊之弊必

流為申韓略同此意卓論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

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辨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

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傳曰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輯曰本以遺愁翻令愁極風俗性情作者亦不自知。○行樂

之詞乃以斥苦之調出之。開後來詩人多少憂生惜日之感

末句促節可當挽歌

樂生之意從憂生翻轉說出他人不解如此說則以為其氣習使然人人不能不歎為老實話也。○人生于憂患以知其所可憂而弭之也。讀蟋蟀則不徒憂矣。讀山樞則又可遣憂矣。一以自勵一以自曠有此見地吾見憂實生我未見其能傷人也。○讀序所云襍積之隙宛然然古說皆從之。自朱子始以為答蟋蟀雖無確據然較有致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輔慶源曰以此為答前篇則句句有著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然亦因天保為報上之詩故并既醉假

五

樂諸篇皆得其正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

危語凜然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輯曰末章意從此來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

比也

嚴華谷曰水喻昭公石喻桓叔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詞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而戒懼早為之備也

一揚字一鑿鑿字晉沃形勢顯叛目前下四句其勢其情皆有不可遏止者矣鑿鑿者至此揚者將如何平平舉似令人

自懷。○病在揚字為之指出即教以弭禍之方矣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輯曰欲何為者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比也

皓皓者暴露分明之意言衆目共見非私心揣度也。○兩章

末句皆一筆寫兩面警策昭公之意深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輯曰狼甚

傳曰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嚴華谷曰末章蓋反辭以見意

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

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

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

六

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詩

者聽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

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

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辨曰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傳曰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

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輯曰是工於告密者深心哉。○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

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

幾敗乃公事耶意此詩陽雖為沃陰實聳晉猶廝養卒所謂  
名為求趙王而實欲殺之也晉昭不悟惜哉此與嚴說畧同○劉原  
父歎曰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晉昭微弱不能驅百  
姓歸沃

此警晉昭非附成師也只首二句語意便自了然况論其世  
潘父弑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之而立孝侯則國人不樂附  
沃明甚樂附者特潘父之黨耳苟謂是即其黨所作然曰從  
子曰有命曰不敢告人不皆以告人乎哉蓋其勢將成而彼  
昏不知故婉以警之上二章見羽翼已成也下一章見逆謀  
且定也前猶託諸人言第為微辭以悚後則微諸我聞直為

變色而陳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嚴華谷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  
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  
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  
洩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序傳皆以為歸沃惟嚴華谷詩緝以為發奸謀以告昭  
公輯評則謂陽為沃而陰聳晉更為圖妙覺詩意八面  
圓映惜書籍難購坐致孤陋未能改為何人之說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驚相也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即借興意咏歎文境羊眠不盡  
末句引而不發言外則謂君將若之何也

大都耦國即為亂本至於碩大無朋國且不能耦之矣法語  
謹論使聞者急以圖之也末二句微言冷語又欲使聞者緩  
以思之然指其可憂者在將來正策其早為之所也是謂言  
能盡意

椒聊之實蕃衍盈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篤字有曲沃盤根  
錯節全局在內椒  
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

碩大無朋與晉相形而見其勝也碩大且篤直是勝具在沃  
不必復論晉矣遠條之歎諦觀益信非複詞也論妙

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  
八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辯曰此詩未見其  
必為沃而作也

此詩細繹意旨則必為沃而作辯序之云特謂無字樣可據  
耳夫有徵始信是朱子慎重處然三百篇自言其人自言其  
事者什且不  
能得一也

傳曰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辭則陳曲沃之強而不及昭公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曲  
沃即今卷後語冷旨深微詞皆危詞也特見且先見也或為  
彼昏提其耳或以閒觀致其歎則不敢知然必為憂沃之併  
晉無疑也

###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輯曰止如此  
景多少情緒今夕何夕換  
筆見此良人子兮

子兮再換如此良人何興也○輯曰  
情詞入微

在天者已出地也三星以春盡夏初昏見於東方此句明寫  
夜景暗寫過時故接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然此二句亦明  
寫成禮暗寫過時故接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已昏之情  
猶如此未昏之時當何如敘一面即是譏一面也小序之言  
豈妄哉如第述夫婦之言則作詩為何義而此詩之可以立  
教而行遠者安在也妙論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見如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輯曰邂逅者在中間

夫婦之道恆久不已而云邂逅此亦寫過時也與今夕何夕

九

同妙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

在天在隅在戶自是夜景淺深之序東萊不以為然亦以在天疑於在戶耳不知在天者言不在地也指東見說則可以序言之矣妙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辯曰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傳曰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故詩人述其夫婦相語之詞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文字至入神處不落言詮亦不待  
言詮以其情思境界皆在人人意中也。傳謂夫婦相語之  
詞是固然已然述之何為也。辯曰相得而喜之詞是亦然已  
然彼喜而我述之何為也。蓋即其相得之喜可知其過時之  
悲詩人以為民情大可見也。故序曰刺亂透論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

立一筆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曲曲

叫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曲曲指點令人自思與不如

句神回氣合

通章只為獨行句襯託後四句作望詞讀不如作問詞讀反

十

筆掉醒不如意此無兄弟者所以獨行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叢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姓者生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

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為沃所并爾

辯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

未遠乎

傳曰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

季彭山曰詩意欲人厚於兄弟而篤親親之恩言杖杜雖

特生亦有湑湑菁菁之葉以庇本根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

無庇矣見人不可無兄弟也非兄弟則為行路之人行路之

人相遇何嘗相親比乎此即常棣所謂雖有良朋況也永歎之意

杜而杖行而獨興意切矣中間如其葉一句最妙枝盛葉繁非不蕃衍蔽芾然循其本根則實杖也人之無助者其當身之德望事業非不赫奕於一時亦如杜葉之滑滑菁菁矣迨霜降木脫仍杖然耳此所以需夫同父同姓之比飲與兩不  
如字四胡字指示點逗奕奕有神○親以寵偪晉屢遭其禍故無畜羣公子遂成家法然卒致六卿強而晉以分詩人其有先見乎即小喻大因言識意恐傳之執其辭未必勝序之通其指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祛以衣目人風致可拘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

毛傳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

羔裘豹襲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賦也○較逝將去女何如

毛傳曰究究猶居居也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辯曰詩中未見此意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孔疏曰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字缺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叔然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人相親

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警人之夫而自處於厚殷然砭愚訂頑之旨。○居居究究爾雅釋訓曰惡也。毛公以來皆從之。朱子以其書乃輯諸儒之訓詁以成者，未敢據以解經闕疑，慎言其是之謂乎。然古說固可通經，又不必固朱子之意，遂埽而空之也。至時說乃有謂為美其大夫者，無理至矣。○古人每即衣冠以名其人，如章甫袞衣鞞之麤裘，有章屨之跗注等語，皆雋而雅樸而多風。讀者習不察焉。爾鄭之羔裘與此同美惡不嫌同辭也。然亦各具意致。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

失性逆常之喻  
冒起全意警絕

王事靡盬

孔疏曰盬為盪  
字異義同蟲害

十二

器敗殺者  
皆謂之盪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語質情迫悠悠蒼天

四字堙鬱之  
氣千古如見

曷其有所比也

棄常失所不聊生矣。上第知王事靡盬而不知父母何養，千古叔世皆由此見。一半不見一半而致敗亡之勢，一成莫救也。曷其有所一筆寫兩面時勢，心情具見矣。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

輯曰何  
食質甚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極字痛摯上之累民莫不始於細而成於巨，然有極則猶有限量也。因循遞進初無限量，不知其極矣。曷其有字望眼欲

枯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梁父母何嘗輯曰何嘗更質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比也

夫所而周極則無常矣常也者出作入息仰事俯畜也然則民無過望且求而不得而時勢何如哉

序曰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辨曰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傳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輯曰平平敦敘耳中間縮父母何怙一語詠悠悠蒼天二句音響節奏俱妙故詩文全在伸縮間

起手警痛非常包孕全意無遺矣卻以王事靡盬換筆領起

十三

者說者謂怨而不怒詩人忠厚之旨此大謬也此句乃述上之意以為言耳上第知王事靡盬而不知小人無依所以至於無所無極無常也夫小人之依不一端而父母為重父母之事亦不一端而有養為重曰怙則口體之養皆在馬至曰食則姑免於飢餒耳而曰嘗則又如嘗食嘗新之謂可食而不必可飽者乃一從王事而悉無所出真側身無所虐政周極坐使民夫常職而違常性矣三曷有字緊從王事靡盬轉出言盬者方無期而所有極有常伊何日哉呼天者正以人君惟知王事不知人情抱不平之鳴者非天無可呼也若看王事句為分當服役則上下六句不皆與之方鑿而員柶

也哉確論

鴛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几舉驚人不如子之衣見其心矣安且吉兮賦也○

鍊意鍊字

弑君篡國之奸豈難帝制自為耶顧其請命之時則必謙婉  
恭順飾辭動聽以徼倖於得所請而後夜郎自大焉豈曰無  
衣七兮請命敢作爾語耶傳曰蓋述其請命之意已入神解  
蓋詩人稔亂賊之心一無所畏獨畏不獲王命無以定其位  
而鎮眾爭故婉刺其心曰王勿以其謙婉恭順而信其為由  
衷之言也其心蓋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也藉王章以定

十四

位而實貌王章賴共主以鎮爭而面欺共主豈曰字一縱不  
如字一擒已取其難見之心頓之芒刃矣安字意顯吉字意  
微一得王命直如未嘗弑君篡國而忽被天命錫以大藩者  
可謂吉矣較之鄰國不敢問國人不取討者雖可苟安而闇  
奸之跡莫掩也故曰安且吉然曰子之衣安且吉則不得其  
衣而不安不吉具見於言下而天命有德之章服乃可以市  
私恩而資亂賊然則弁髦王室豈盡強侯之罪也哉看得語意玲瓏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賦也○燠字更鍊

朝暮夕誅不安且不燠矣燠字與暖席同義曰且燠隱然謀  
及子孫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辯曰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以

是為美吾恐其墜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傳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意字妙

輯曰安吉謂命自天子可以壓伏人心耳末世天子反為亂賊之資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與○燠字妙不但居之可疑抑且久假不歸矣

體其意以為言即挾其心於共見也敘述之中而斧鉞行焉是之謂詩史○五代劉仁恭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

十五

色耳與此詩意同但彼自出此言其跋扈顯然也此則詩人擬其意以為言安吉燠三字反面具有岌岌業業之勢而開口先下豈曰四字則求而實貌且以貌為挾具見焉辯序二說一曰自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一曰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論者謂後說尤善集傳何用前說此未喻集傳之意者也傳蓋兼用二說託武公自為請命之詞以著其罪而深刺之耳故竊謂詩人妙境多在代言告勞者不必即勞人思遠者豈皆出思婦詩人擬其情以為言使民隱得以上聞也狡童豈皆自言其誘淫女或不自歌其奔詩人託其人之自言示敗行無不發覆也此詩人立言活變處苟不達此義而泥其言以



爭曰是固其人之自言也夫既泥於辭則固無以難之也然而此詩也敢謂為武公之出於口而筆於札者哉故凡詩之代言者請以此詩為例而通之是亦讀詩者用脫桎梏之一端也

通論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此意譬彼君子兮嗟肯適我自疑自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比也○反復

屬望之詞

非有歆然不自慊之志必無殷然外求助之誠自喻以杖杜則寡弱至矣此好賢之根本也生于道左蓋以見相庇則愧無美蔭而人欲相適則亦已使也曰適我不敢言我得賢也

十六

賢自不遐棄耳曰飲食不敢言縻以爵也我自盡其誠耳意愈殷而詞愈約三復之不復思絲繡平原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比也

道周較道左更迂曲矣來遊較適我特暫時矣然亦曰嗟肯真有皇皇如不及之心者

序曰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辯曰全非詩意

傳曰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輯曰申公謂晉文好賢國人美之文好賢而夫之負紕之介

推此母乃為龍蛇之怨而誌過乎繇山餓隱授餐無從詞旨頗合

自好賢者言之則質言以述其心也為佚賢者誦之則反言以諷其失也言中之意傳盡之矣苟以通之言外則序說固對面文字亦可兼存也論通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斂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徐子先曰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

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葛之生託於物斂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誰與乎獨處而已○陸農師曰

十七

言葛生高而蒙楚斂生卑而蔓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

葛生蒙棘斂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

此章用一域字與亡此字若相照應而下二章又有歸于其居歸于其室之語故後人以為悼亡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

上二章遠取諸物此一章近取諸身獨旦之苦深於獨處獨息黃金不閉歲筵鎖長伴鰥魚夜不眠下兩首句已應聲而起矣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

首二句正獨中苦境也甫說出即咽住乃承上文非起下文  
下二句體開神合與上有不接而接之妙蓋以自矢之志為  
遙計之詞言生無可望死乃相隨耳而今固未至百歲未至  
同歸則獨處獨息獨旦而已筆墨之妙有神無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室字奇而切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傳曰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

折衷以為葬夫而思與同穴之詞李岱雲

以為丈夫悼

亡之詞此非特序中國人多喪句有以啟之亦詩詞有類於

十八

臨穴之歎也然細繹詩意傳說固穩甚也蓋作悼逝之詞者  
以三亡字作死亡之亡解故三獨字指死者言之而末二章  
兩歸字乃相為呼應耳然死者可言獨處而獨息獨旦字樣  
加於死者則太近纖後世或有之古人固無之況夏日冬夜  
固言生者而實從上三章各末句一氣噴出此二句不得不  
指生者言之則上三末句何疑於指生者言之然則詩之詞  
意雖類於傷逝而傳以為思存固顛撲不破也故竊謂三獨  
字為作詩本指淺言之則甘心首疾使我心悔之意也深言  
之則闕不我活洵不我信之歎也至期諸後之同穴正悼夫  
今之獨居隱然歎不及黃泉無能相見矣所謂體開神合者

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輯曰起人之為言輯曰接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兩苟字皆歸注末二句然上苟字其勢未歇遽接舍旃句兩苟字如頽波疊注人之為

言胡得焉比也或曰興也輯曰結得力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與猶許也惟信之則許之矣可見進讒者

與受讒者分操其權以共成其事者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為言胡得焉比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從者行也無與尤須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四句一字不易蓋信之與之從之事有淺深而無信無與無

十九

從之後事雖絕之心或然之則根株未斷也惟我心置而不相擊則讒者勞而無所獲矣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言焉辯曰獻公固喜征戰而好讒佞然未

見二詩果作於其時也

傳曰此刺聽讒之詩

起手三喻意在筆先言不但非人情者不可遽售也即欲於

首陽之大而采此三者其為理可憑而事非誑者宜不再計

決之矣然而讒之中人必託於理之可憑者以市其誑故無

信無與無從焉無信又曰無與無與又言無從讒已無所得

矣而復三言無然者天下固有外雖不信之與之從之而心

或以為然者則根株猶未斷也六苟字同注末二句然上三

苟字語意未住即接以舍旃舍旃句遂使上苟字與下苟字疊疊遞注趕入結句文氣似拗似複頓成奇致。苟者姑試為之以驗其後也我不立售其欺人即立窮其技矣亦者雖在常語猶不輕聽也不任耳而任目飾辭者窮於辭矣是兩苟亦字直注末句如聯天之赴的也為言為字胡得得字皆曲盡讒人心性人之有過實彼之所為所謂萋菲成錦哆侈成箕也人之有失即彼之有得所謂幸人之裁樂人之禍也蓋讒者乘人之急而售之而辨讒者無往不緩以察之青蠅窮技即霜鶻空拳矣三末句問得妙見息讒之法在此也。苟字正非一概設疑只不一投遞售審察意已在裏許傳加

二

二遞字意其兩面矣然不必為蛇作足添出果有可信一層以詩專為辨奸而設也觀末二句可見。詩之語意圖映處尤妙在以苓苦葑為喻蓋即至易信者以起不可遽信之例則等而上焉類可知矣然明哲聽言實不以事之大小常變而貳其心所謂搏象搏鼠都用全力則即采物於山之言入耳亦必審之而後聽衆好必察衆惡必察祇以自慎而辨讒在其中矣。獻公信讒六日之毒為最事非難辨而竟售者以遽信之與之從之也此雖難鑿指為譖太子一事而晉事以讒敗者無大於此矣然傳第曰刺聽讒正復包括一切此等乃集傳本領大處。此刺聽讒作教其辯讒讀則味減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呂東萊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此或曰興也之義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燕南陳 震春麓氏識

秦一之十一

孔疏曰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秦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有者未  
有者也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見而  
令者見所未

見者  
也

化家為國字字驚誇

三

阪有漆濕有粟既見君子

章法

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嗟

興也

輯曰寫出草昧君臣直率氣象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及時行樂之詞也今者不樂逝者其嗟趨時赴功之氣也風土習俗流露不覺如此故曰言者心之聲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  
非

數來日苦短也正  
言時哉不可失耳

呂東萊曰簡易相親之俗悲壯感歎之氣秦之強以此而止

於為秦者亦以此。沈仲容萬鈞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歌烏烏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

見可知

既見而鼓瑟鼓簧不樂而其嗇其亡只自寫其始有雅樂之快耳而樂易慷慨之氣已流露於不自知尚氣誼而茂禮法迂仁義而急霸功已為畫出小照故曰文章有神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辯曰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惟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攷

傳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

沈無回曰未見而傳衛之森嚴既見而脫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數

三五

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小序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一句最得詩指作者只寫其始有之樂讀者並見其樂此始有之神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華谷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公劉太王亦以此地而興讀篤公劉縣二詩是何如博

大詳整者讀此三章只快寫當前所有以鳴其豫儼有

如此已足外復何求之意焉況寺人媚子鼓樂田獵人

心風氣一反乎周故其究亦大相反與夫其慷慨沈雄



固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象也而其好尚風俗亦不再傳而輒崩裂之規格也慎終于始豈不信夫

駟馱孔阜六轡在手

起勢

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賦也。倒點法。

駟馱孔阜寫馬盡矣而未言何用六轡在手寫御盡矣而未

言何人下二句倒筆點醒上二句筆墨勁

奉時辰壯畫

出

辰壯孔碩公曰左之峭

舍拔則獲

賦也。峭。

許白雲曰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舍拔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詞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十四

獵最難寫故只寫君車射御之良以誌其概然持一夫從禽之勇非諸侯講武之盛也曰奉時辰壯恍見諸司奉職媚于君子矣曰辰壯孔碩恍見國運熾盛物產蕃滋矣公曰左之恍見指揮若神且殺必中禮矣舍拔則獲恍見御者如法且舍矢如破矣止此四言覺精神氣色頓為羽獵賦之所不及筆簡而氣勁故也

遊于北園

突然換筆奇

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猷駢驕

賦也。烘染法大奇

此章乃反觀法也上寫君車射御之善矣而此外千乘萬騎

徑寫則冗不寫則漏故以獵後之遊為獵時作觀曰遊于北

園勞而暫逸也則獵時磬控縱送各競其事見矣曰四馬既

閑見其閑於遊之時必夙為閑於獵之先斯獵時之齊足齊力克範馳驅見矣曰輜車驚輜車驅逆之輕車也遊時但聞和鈴之聲則獵時之輪聲殷雷旌影蔽空見矣曰載獫豸驕休其足力也人遊而犬亦休則獵時之追飛逐走風毛雨血又見矣故此章寫罷獵正是寫獵而君車之外賈勇舉柴皆於對面傳出是襯法亦是補法所謂一筆作數筆用也舊人分三章為將狩正狩狩後此亦俞寧世長城所訶為但解記賬不解行文者矣論卓

序曰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傳曰此亦前篇之意也

二十五

沈無回曰獵非秦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創見耳

西秦校獵賦○格法節奏意味皆具廉峭勁悍之氣在秦風中亦自不同也○左史善寫戰揚馬善賦獵此奄有其勝矣

駟騶三章章四句

小戎伐收五檠梁翰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賦也○結四語質而文

小戎字鍊蓋別於大車而言小別於乘車田車而言戎耳二

字提起由收而及翰是自後說向前去由翰而環而驅而陰

而鞞而續而茵而轂是自前說向後來只此兩層車之全制

分明矣終之以駕不是叅說馬乃使所言小戎之上若收若

輶若環若驅若陰若靽若續若茵若鞞皆有著落所以終車之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駼是中馱驪是驂龍盾之合塗以履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賦也○輯曰胡然字妙說得出解不出

此章說馬首句提起即以六轡在手句承接似尋常語卻有神工鬼斧之妙曰中曰騏駼是四馬則有八轡乃曰六轡在手則其二轡之為輶者在龍盾合處塗履之上也筆法之巧而嚴如此此豈可認為參說龍盾耶六轡在手詩中習用之句順口讀去將抹去妙義如許○方何胡然語意相拘而妙

王

伐駟孔羣允矛鏿錡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膝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厥厥良人秩秩德音賦也○美之耶抑勉之耶

此章說器械器械所以自捍而制敵者從前說向後則先見者駟之伐也矛建車上伐蔽軫上皆先見者以其顯於外也虎韞在軾內鏤膺在胸下二弓在韞中而竹閉以擊其弛緄膝以正其體亦與弓皆在韞中皆後言者以其隱於內也其筆法秩然不亂如此○每疑虎韞交韞二弓竹閉緄膝十字皆言弓而中插鏤膺二字頗覺已雜毛傳曰膺馬帶也孔疏曰鏤胸之鞞即鈎膺也此固集傳之所本乎及讀宋儒范逸齋之說則不謂然其言曰韞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

也膺胄也謂弓室之胄也嚴華谷亦稱其義長存之以識所疑者不皆妄也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辨曰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

傳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此傳與辯序之言稍近則傳是而辨者過也

輔慶源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

嘗論古人此等文字雖不專尚整齊然有互見決無雜亂蓋

二十七

將鋪揚盛美以昭敵愾之威大復讐之烈苟雜亂則無以成章也此詩三章說者皆不分疏蓋疑於互見處似每章非專言一事者嘗臆論馬首章只是說車環驅鞫續雖涉於馬然皆繫屬於車者騏鼻雖說馬然曰駕則仍就車言蓋六句作一氣讀言伐收梁輶之車畢備諸制以駕此馬也二章只是說馬前四句無論矣釐雖在車然繫駢內轡則固主馬而言龍盾句非說器械乃謂繫駢內轡之釐在龍盾合處蓋釐在軾前故也三章說扞內禦外諸器械而首曰伐駟言伐非言駟也伐為馬甲與下諸器類從上己言四牡此無事復述馬而必須言四馬之有甲也故首章之言騏鼻次章之言盾三

章之言駟乃專言之必須兼及者雖互見而非雜亂也叢論如此而未敢執及見輔氏之說不覺躍然而喜謂古人先得我心矣故本此意每章詳論其筆法而總論仍其舊焉○威敵以力服敵當以德盛陳車甲而結以秩秩德音美中寓規已入雅矣然則詩之見取於聖人者又不但大復讐而與討賊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畫妙手千古  
閨筆○情中景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景中人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輯曰宛轉  
數言烟波萬狀

折衷曰溯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溯游言時至深秋葭

五

蒼露白將結為霜肅殺之氣也秦政嚴急有此象焉故君子感時勢而歸隱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惜乎秦人終不能溯游從之也

詩本千古妙文但序為首二句豐其蔀傳斥之矣又為末二句豐其蔀遂相與以不可解解之矣得折衷說直如掃太空之汙滓出皓月之澄明令人心神俱快

蒹葭淒淒

直是畫神  
不止畫形

白露未晞

上淒淒字有未晞之  
露在內此乃點破

所謂伊人

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

躋字深於長字長以遠近言躋則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

至矣

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

且右 字法妙猶今 遊游從之宛在水中 賦也 云與之相左

折衷曰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長與躋猶可至也不直而出其右則終不至矣

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辯曰此詩未詳

其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傳曰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折衷曰刺遺賢也秦襄始封作西時而祀上帝文公嗣立初

元九

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兆矣此與三代之治如春溫秋肅之不同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者設秦人改其嚴急之政以禮求之行其道而仁其民其不追踪西方之美人乎無如霜露之勢日盛則是道阻且右而伊人終不可得用矣

此詩序謂刺襄公毛公謂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說者皆祖之鄭康成謂伊人為知周禮之賢人歐陽謂伊人斥襄公呂東萊謂伊人喻周禮猶曰所謂此理也皆用序意朱子斥之曰鑿當矣集傳解為賦體塵空頓消而解宛在句云上下求之皆不可得遂成飄渺迷離不可為

象之文宜其云不知何所指也折衷之說出於首二句參用序意作秦政嚴急之比於伊人只作賢人解不纏為知周禮之賢人以邈迴邈游為非其道如其道之比而於宛在作即此而在解儼為此詩鑿破混沌矣然蘇穎濱之言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適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樂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為治哉惟不以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其以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解後四句超快之至殆折衷之藍本乎但

三十

解前四句仍祖序說或不免於朱子所譏為鑿者故去彼取此○舊說皆作比體折衷亦然傳斷為賦頓覺波共天長葭隨露冷空濛秋色杳然無際中有高人逸士若遠若近可遙臆其踪跡而難接其形聲尺幅之內恍見海上三神山矣可見千古妙文隨人領取解者之權侔於作者凡此類皆當竝存不可執一也○每章二在字相呼應愈見折衷之說不易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聚觀神  
吻如生

君也哉

興也○黃衣  
者聖人耶

劉須溪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

遂成就封奄有終南周秦衰盛繫此矣詩意亦張皇亦鄭重  
非尋常起興其君也哉近光以誌幸亦望以顧名而思自盡  
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衣佩顏色與上章蓋

互見

興也○美頌

中寓規勉也

壽考不忘

孔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名耳○朱  
子別說曰亦勸戒之詞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傳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馘之意也

三十一

曹純老曰襄公雖據形勢之勝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久而不  
失其職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勸戒之辭

終南為西京之望秦君一旦至止則鎬京八百里皆秦有矣  
詩意固美勸兼具也其君也哉蓋喜慰之詞而適有類於疑  
者也若曰振前代之式微開後昆之丕緒其將由此始矣乎  
壽考不忘蓋頌禱之詞而婉以寓夫諷者也若曰膺特錫於  
大藩播德音於永世乃為能長守貴者矣夫既君於此當圖  
不忘之業苟能不忘乃稱為君之位兩末句意固互相鈎連  
也先之以條梅見物產多也繼之以紀堂見形勢勝也悉述  
其衣裳裳玉見承天命而受顯服也苟非盡君道而致不忘



何以遂其媾而稱其服也哉此所為美而勸戒者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李迂仲樽曰襄公能卻西戎之鋒敵王所愾使周室得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恐其志驕意滿怠於修德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如聞驚呼之聲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持如聞接口急遽之聲○急注此二語末四句乃有根臨其穴惴惴其慄揅此二句不

矣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陡接前六句如可贖兮陡轉不測人百其身

興也○應百夫句作轉語

民心如此君心若之何

三十一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輯

防守身興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為不知之詞悲甚子車鍼虎維此

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興也

此序最為有據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辯

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

輯曰自有此詩三良復生

三章幾於一字不易矣一以見三良之可惜維鈞一以見穆公之亂命無已也從百七十七人中舉此三人而悼惋之豈容有異詞○序傳皆專罪穆公朱子別論兼罪三良不食其言死不為義東坡過秦穆公墓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竊謂以人從死初非古禮然按史記秦武公初以人從死秦獻公始下令止從死者然則或穆公有命從死或三良以從為義皆秦俗所不必無者但穆公縱有亂命三良縱欲循俗康公亦宜斷以大義而不從今詩第三言從而不言其故若為固然也者然曰惴惴則非三良願從也曰彼蒼若無所歸咎者為康公諱也曰殲我見人心

親愛之如一體即以見康公不有之也曰如可贖見必不可也曰百其身見人之愛賢有同心即以見康公無其心也旁見側出無一字直斥正無一字放寬其為穆公之命與康公之意概不之及焉然而從亂命非孝殺賢臣非義康公固必居一於此也則詩指從可知矣確論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馱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輯曰欽欽疊字之妙妙在無謂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放筆大轉磊落喟歎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靡樂字語質而意淡然正酷肖人情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興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檍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醉深言之極盡形容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興也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棄其賢人焉辯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

詞序說誤矣

傳曰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語質情深憂心句且頓且逗如何一轉直以神行○毛鄭以來說此詩者皆從序以鳥歸林喻賢歸秦以地宜有木喻國宜有賢中二句穆之好賢也未二句康之遺賢也至朱傳始改之然才士失職思婦懷人情況不殊語意復類竝存可也  
○孔疏曰康公棄其賢人故以穆公之意責之程子曰主賢

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唐宋人解我字如此雖有淺深

總具理致序傳二說皆通從序則文情較勝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賦也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

同欲焉辯曰序意與詩情不協

傳曰秦俗强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如此

輯曰遂有吞吐六國氣象

起筆奇崛意在筆先二句只如一句收筆雄勁辭以氣行三句只如一句實則上呼下應五句一氣卷舒也三百篇中僅見○序謂為刺蓋以無事未嘗有推解之恩有事乃責以鋒鏑之危且曰同仇欲其心之親上死長也曰偕作欲其義不反顧也曰偕行欲其奮不顧身也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哉為黷武者作冷水澆背語垂戒深矣故朱子初解從之然定集傳則易今說蓋以君固無解衣衣民之體也況解為民之相謂更酷肖秦人性情風氣覺坦易慷慨之神活現筆楮中矣但強武如此乃心王事又如此苟加教焉庶乎有勇知方者棄而東遷真千古恨事

傳義勝序此之謂風

三五

### 無衣三章章五句

傳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

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心有所思因而相愛難別遂忘道之遠矣一曰字最有情景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賦也。接上二句神行

是為舅氏不是為舅氏言中言外可意會而不可跡求入神之筆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至此微露其意為上章點睛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收

轉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

三十六

而作是詩也辯曰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此率如此

傳曰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輯曰寥寥數言撥亂興衰之思生死存亡之感無不備至。獵獵有風雲之氣

氣格高魄力大寄託深情味永。兩何以贈之於上文不接而接接者其形也不接者其神也意中之言未說明言中之意不可掩序曰念母為詩補髓乃知其意不在舅氏而在舅

氏矣兩山波動對浮沈似其文境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三字懸空下筆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兩平舉以搖曳出之情餘於言于

嗟乎不承權輿賦也○不自歎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屢降愈下矣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傳曰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於是歎之

只言於我如此不言何時卻以一今字對照而出是省字法只言於我如此不言何為卻以不承權輿句點醒是掩映法

三七

只言無餘不飽不及其他即以于嗟乎咏歎之是指點法○賢者受禮而不辭人君盡禮而不勸皆曰道在則然然則始厚今薄非賢所願亦正於賢無損也只令人重惜其始意耳不承權輿覘貌知心重道之國忽變其舊亦大可惜事故重惜之非為此身歎禮遇之不終也○權輿字古絕合不承二字為句又拙絕非古人無此妙語不能摹擬妙論

權輿二章章五句

傳引不為穆生設醴事可見簡禮由於忘道益信不承

權輿非不承禮文之盛乃不承重道之殷而以於我乎

三字瞥起由不重道以回溯乎重道其意繚繞於筆先

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張子曰車鄰駟驥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霸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溫柔敦厚抑何遠哉

風僅十篇駟驥小戎無衣言武事者三蒹葭黃鳥晨風夏屋言棄賢者四誇始盛者二扶鄰者一然則雄於春秋橫於戰國滅於二世其故豈待外求哉詩可以觀信夫○讀二南知其必王也讀秦風知其必王

三八

而即必亡也○曰後世用賢人行仁政豈不可以王而不亡而必據春秋中葉之詩遂以限之哉曰秦必不能也二南之用賢行仁蓋即始封已有其基矣秦之簡賢尚力亦自始封基之矣祖宗仁而子孫克篤前烈者有之矣未有祖宗暴而子孫忽幹其蠱者也故秦之所以始即其所以終興

燕南陳 震春麓氏識

陳一之十二

蘇穎濱曰陳之變風源出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朱克升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

三九

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讀秦風畢而讀陳風如甫觀鉅鹿昆陽大戰即跋入章臺游治之叢眼界曾襟頓爾游靡喪其道上之氣筆墨之移人如此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三句而無望兮賦也○冷

一氣而無望兮語刺骨

二之字相啣而下注人有情作擺宕而字一轉頓挫生姿令讀者為之齒冷為之肌粟○佚蕩之人無可自許但自負有情耳抑揚頓挫即予即奪千古文士讀之而不自歎者何人哉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質而近值其鷺羽賦也

坎其擊擊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賦也

二章註盡湯字即無望在是矣。○曰擊曰值亦是互文

序曰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辯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

諡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相信也

傳曰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邱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輯曰一之聲曼二三之響切真是流商變徵

白眼看他世上人二之字四其字厭薄不盡。○先斷後案遂

使下二章敘述處文情不盡湯字包盡下二章無望判盡下

二章上為下斷下又為上注格法儘奇。○或謂樂以宣鬱導

四十

和恆則為淫樂矣非也其樂本淫其作樂之心又淫雖十年

一理亦為淫樂豈以久暫論哉或謂恆於禮則日強恆於樂

則日荒亦非也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不可一頃弛天機之暢太和之流詎可一息間哉聖人學詔

三月寧不謂之恆而可謂之荒耶惟其樂本淫其作樂之心

又淫而復恆焉則為荒矣豈所論於雅樂耶若夫雅樂則惟

以禮自強者乃能以之自養斯禮樂合一者也識禮樂合一

之旨自知詩所刺者聽鄭衛而不知倦者也卓論

宛邱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賦也

婆婆可解為舞此詩婆婆字必非謂舞蓋游佚之態飛揚駘  
宕猶俗所謂顛狂輕佻也不然於扮而舞於栩而舞猶可云  
期會之所也於市而舞又將謂之何詩云婆婆其下者蓋謂  
東門宛邱人所出入往來之地若人乃以顛狂輕佻之態遨  
游於此乎兩相誘說之意此章甫發其端下二章乃漸次說  
明以著夫嫉惡之意此處說舞則為急遽無序下又說舞亦  
成雜亂無章況又添出歌字益失詩意矣○集傳於淫詩有  
我字者必以為淫者所自作辯桑中之序所云必不自為彼  
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可為快辯故以此篇有貽我  
握椒之語亦以為淫者自賦其事然此章必不可曰我子仲

四十一

之子婆婆其下也次章必不可曰我不績其麻市也婆婆也  
之子之字其麻其字分明旁人相刺之語而末云貽我握椒  
然則凡言我者似不皆詩人自言而此詩之非淫者自賦  
亦可因以愈明矣快辯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更甚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賦也○字字太

息豈賦以相樂  
耶語

上章只言游蕩輕浮至差旦而期於原則無忌憚益甚矣於  
是急抽筆而太息之曰不績其麻而市也婆婆乎蓋以顛狂  
輕佻之態過市而適原詩人目逆而送之而知其意之所欲  
往又歎其胡為乎來此也不然既期於原矣又舞於市耶乃

說者亦覺未安也於是據周禮以附會之謂公田二十畝為井竈廬舍即就以交易費爾許事以見原亦有市初非期於原而舞於國中之市也然究不悟婆娑之非舞尤非歌也噫穀旦于逝疊筆作喚非與上章排說越以駿邁補言上章所未及視爾如收貽我握椒賦也

當局熱情不遑檢點旁觀冷眼不勝睥睨爾我字乃詩人太息之詞若曰差旦何往也駿邁何為也不過視爾貽我云云耳蓋游佚無禁必至聚集聚集既多必有淫奔三章之序如此何處有歌舞意耶確論

序曰東門之杔刺亂也幽公淫荒風俗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四十一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辯曰同上

傳曰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此刺蕩佚無節之游也游既成風必棄其業必聚其類必擇其地必選其日始相約而後同繼不期而即遇而睠顧投贈之醜行乎其中矣序傳二說皆未敢從蓋其詮舞字附會而歌字尤添設也至賦其事以相樂一語亦第泥末章我字著解而與全詩詞旨不合尤未敢從夫歌舞二字傳因序誤耳非如賦其事以相樂本欲正序之失反自蹈於失也茂古師心自知獲戾然恐舍經從傳戾愈大爾故臆說之如右

東門之杔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也。鍊字新妙。

意在筆先與下二章一氣呼吸互相吞吐。樂飢字妙不能因樂而不飢正使雖飢而亦樂樂不在水而一與洋洋者值即樂在是矣可以二字想見胷中活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

輯曰不須下一轉語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也

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意在未落筆之先以兩可以字開示而此意只以反掉出之筆力峭逸。二事亦富貴之一端也非比非興蓋舉一類百之意直作賦體妙

聖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辯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句句明說自樂無求有何隱義而序詩者不知耶首句國史所題必有授受且從其說讀之覺詩頗有遠趣見古人比興之妙然自樂無求具於言中本懶樸不破之說無煩送難可也

傳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超然曠然識其義者可以安遇可以息機。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不能素位始願外矣當境可以自安豈必指名相索哉此無入不自得之旨也。自樂無求意首章已盡下二章四豈其字反剔醒上兩可以字四必字反剔醒上兩之字格筆俱奇

衡門三章章四句

蘇頌濱曰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鮐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四四

辯曰此淫奔之也詩序說蓋誤

傳曰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鄭景望伯熊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

笑歌晤言故足以浸漬君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池所以思

賢女也○張元祐次仲曰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

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

而善入論至

漚者漸漬而入之義晤者相對不隔之義傳曰晤猶解也妙絕言者聽者兩心不隔如面之晤對然何投不納則以漸漬

成德不難矣此所以取漚字作興意也故序曰思賢女以配君子六可字有惟此乃可意而非池寧可以漚不淑寧可與晤凜然言外如此著解實婉而多風也

妙論

###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興也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辯曰同上

傳曰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賦其所見以起興也

四五

取以仲春也楊而牂牂肺肺則時已晚矣取以初昏也星而煌煌晢晢由女不行耳舊皆從序立說如此朱子初解亦從之然終費辭說未若負約不至一語拈來恰是也蓋此語存乎言前而周乎言後若曰所期之地則東門也今而不見豈地非耶夫楊而牂牂肺肺則地非誤也所期之時則以昏也今而不見豈時非耶夫星而煌煌晢晢則時亦非誤也而何以不見哉皆自疑自度自審自辨之意負約不至一句固從言外而言中主張也○昏莫窺覘萬象難辨其差易辨者在於地惟樹在天惟星耳四語畫出一潛行隈澳闌其無人俯同仰覩疑問審度之人來

已入神解然如此直可作賦體讀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懸空立案喻夫也不良落筆○無異于棘國人知

之知而不已轉筆○不尋斧柯誰昔然矣興也○追咎語慨然悵然

墓門有梅梅喻太有鴉萃止鴉喻陳佗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不止於國人知

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興也○一字一頓挫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辯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傳曰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陳少南鵬飛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

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也

吳六

序謂刺陳佗說者因無良師傅句遂謂追咎桓公不為佗置

良師傅故及於亂朱子初解亦從之夫追咎桓公詩意誠有

之至不置良師傅之說似近迂曲故集傳易之也惟蘇穎濱

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

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

焉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

誰為此乎墓門有梅而鴉萃之雖美將得全乎比桓公雖有

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既合古序亦

無置良師傅迂曲之論可謂善說詩矣且依此則誰字如字

解不作疇昔解正妙誰昔然矣顛倒思予二句上顧下盼無

限感慨夫亂之甫兆皆可挽也而言之者恆苦不見信亂之既成言必信矣而挽之者恆苦不能及天下事忽略於幾先而悔恨於事後使百世凜前車之鑒而一人獲先見之明如墓門所刺者豈少哉則詩之垂戒大矣。蘇老泉辨姦論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侮予美心焉忉忉興也

歐陽永叔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覽邛有旨鶻誰侮予美心焉惕惕興也

歐陽永叔曰中唐有覽非一覽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鶻綬草

罕七

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辯曰此非刺其

君之詩

傳曰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

鄭箋謂所美指宣公程子謂予美為心所賢者蓋鄭謂讒人誑君程謂讒人誣善皆從序也嘗試思之鵲巢樹而不巢防苕宜濕而不宜邛無而為有所謂侮也中唐集衆覽以成路旨鶻備衆色以成文加少為多侮更甚焉忉忉猶憂在一人惕惕則慮旁及矣詞立於此而義通於彼風詩之妙在此是在人頷會耳故曰詩無達詁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蘇頌濱曰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舒窈糾兮三句皆懸空想出勞

心悄兮興也○王介甫曰

悄言不悅而靜默

上三句直下即勞心所想像也冀一見而舒窈糾而此念又益一窈糾矣故曰勞心也○窈者思之深而無際也糾者思之結而不開也心至此可謂勞矣悄者由勞而至於不能勞也此思之初境也○曰勞又曰悄非此解不出

月出皓兮佼人憇兮舒懣受兮勞心忼兮興也○王介甫曰

忼言不安而騷動

懣以憂心為字即以憂心為義思至憂心其况味深矣受即授受之受思至於懣心不辭也受之而已所謂得而甘心者

四

也忼與悄相反凡沈思者極思之量則倦而息是悄也更鼓其思則過其量而反不能自息是忼也此思之進境也

月出照兮皎人燎兮字法奇所謂皎若明月舒其光者也舒天紹兮勞心忼兮興也

○王介甫曰言不舒而幽愁

天猶天闕之天紹猶紹承之紹奄奄不振猶念念相續思而至此生氣少而死氣萌矣故曰忼也此思之盡境也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辯曰此不得為刺詩

傳曰此亦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詞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聳牙意者其方言與○輯曰玉階怨靜

夜思殊不及

心中千思百想始而窈糾進而慢受極而天紹勞心至矣求所以舒之則非得其所由結者與之相遇必不得而舒也於是憑心構出一境構出一人以冀舒其心焉而究何有哉是重勞其心而已矣悄兮怪兮慘兮正自道其不可如何之况味也蓋憑心造象官止神行終為嗒然獨居耳三末句太息不盡卻點醒許多妙論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如其詞而窮之從夏南逼出匪適株林反其詞而奪之從夏南賦也

輯曰以復弄奇以疊呈妙

四九

庸奴為匪例有託詞過躓則傷和過婉則保奸自問自解已窮其隱春秋之法微而顯詩亦云然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並不復說夏南妙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不

我字

駕馬乘車則非偶適既說且食又非微行詩言至此祇為馬駒惜矣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於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傳曰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

與語

許德夫天贈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斥其子而不直斥

其所從之人末章言從夏姬之頻也然不指其人而但言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輯曰疑疑信信隱隱明明極得立言之法

事外不添別語言中自寓微文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

一彼字意在筆先

有蒲與荷

有字乃指以為證之意與字即無獨不耦之證

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淫荒在此四字

涕泗滂沱

興也

溺於情矣而未迷也下二章乃深入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如對其人形未與而神與矣此惛惛時所見

寤寐無為中心惛惛

興也。○字妙句妙此莊子之所謂不以目視而以心稽也

五十

碩大且卷已忘其傷矣中心惛惛已忘其涕矣正傷與涕之

溺而愈深處蓋傷涕猶因形之相離此直以神之合為形之

合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儼字寫神不止如卷字寫形矣此之謂思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興也

凡所思者離則傷其不合合則恐其復離碩大且儼神合即

同形合而實於伏枕得之則時時伏枕即時時不離是以寤

寐無為輾轉伏枕也寫痴迷入化

妙解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從憂思感

傷焉

傳曰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張還白曰有關雎之風則薰為桃李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邱之俗則流為桂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凡溺而愛愛而迷者皆自視為天理人情之至得之視以為常不得反以為怪夫淫奔豈可以常而詩則曰試觀彼澤固有類此者矣蒲猶有與人而無與傷之宜矣傷極而至寤寐無為涕泗滂沱不以為怪者蓋以宜有而不有為非常之變如盜之不得而反以為憎此不可以義理喻口舌爭也況愈深焉則惑極而迷而視聽心思皆為所思者奪而去之則人欲肆人心絕矣變風中淫詩未有若此之甚者故變風終於

五十一

陳靈而此詩為殿明乎人心至此莫可挽也已

論初而確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蘇穎濱曰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原詩之所為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己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為詩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

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爾



讀詩識小錄

燕南陳 震春麓氏識

檜一之十三

左國皆作鄣  
地里志作會

集傳於鄭則謂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又得虢檜之地是檜滅在東遷後今於檜乃謂周衰為鄭桓公所滅是又在東遷前按國語史伯為鄭桓設寄孳虢檜之謀在幽王時不三年而桓死幽王之難子武公佐平東遷乃得虢檜之地是檜滅於武公則傳之前說是後說誤也且於魏也則謂魏詩疑皆為晉而作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於檜亦謂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二說皆引

五十五

蘇氏然子由之言曰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作者衛晉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是魏詩為晉作蘇氏言之檜詩為鄭作蘇氏初無此語則前說得後說訛也總之朱子說書義理之醇粹剖別之精微為諸儒集大成而折其衷世無紫陽亦幾有萬古長夜之歎至於事實典故往往有矛盾訛誤之處後之好異者羅得其一字之失至欲抵之至地此固少陵所笑為汝曹昌黎所訶為羣兒者然愚學之士寧屈經而不敢摘傳寧墨守之以相與節過而遂非苟辨正之則以為操戈而入室二者皆

紫陽之罪人也夫補闕拾遺臣子可効諸君父豈校訛訂誤後學難自盡於前賢哉況朱子考辨經義於前人之說鑒是別非無少回互而聖門諸賢自顏曾閔冉而外朱子概有指摘焉非苟訾也辨其微疵乃以全其大醇也後之為言者人雖非朱子之人而其不敢阿不敢欺固朱子之道也故千慮一得之愚多不自匿而謹識之以俟自考其功罪云○變風終於陳靈而不以陳接幽何也曰檜曹小國也故後於陳夫詩不以國之大小為先後矣邶鄘不大於衛魏不大於晉而皆先之且陳寧必大於檜曹乎其先之也曰檜傷無王曹傷無霸無

五十四

王無霸世變已亟故以為殿而繼以幽聖人所以寓夫亂極可治之義以季札觀樂考之幽居風之六檜曹居風之終聖人移幽居乎風之終其義亦微而顯矣故知風雖終於陳靈而檜曹不可以先陳也曰鄭康成謂檜風變於夷厲之世而夷厲之後宣中興矣檜非滅於幽王之時而幽王之後平亦中興矣其詩奚以言無王也曰嚴華谷曰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則非幽也宣之時周道復興之時也不得有匪風之思也則非宣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由此言之鄭亦臆擬之詞耳匪風必作於平王東遷之後西歸一語可證然東遷之

後王詩且降為國風而寧有王乎王道既衰大國以無  
王為樂小國以無王為憂樂其得以放恣而莫或禁禦  
憂其坐至凌夷而無以保全也然則匪風之歎已惴惴  
乎憂其并於強大矣曰曹傷無霸聖人取之豈聖人亦  
取霸功乎曰奚為而不取也霸之功用何異於王然而  
古之霸非今之霸也古者天子躬秉道德道洽德溥澤  
潤生民而九州之伯為之奉行宣布以徧達於下其羣  
侯則以義相率而以恩相恤其百姓則沐浴膏澤而詠  
歌勤苦是王道之四達而不悖者方伯之功也五霸之  
興也竊其名以濟其欲倣其職以遂其私故假天子以

五五

令諸侯王室之體統名號雖僅藉之以存而小國已無  
以自立齊桓初霸存三亡國猶未盡失古方伯之意故  
五霸齊桓為盛盛其稍近古也不然晉文之威遠勝於  
桓而曹詩謂之無霸者執其君分其田幾覆其國以洩  
其私憤微特古方伯之所無且愧於齊桓多矣故霸功  
方盛之時而謂之無霸非無霸也古之霸者將以為仁  
今之霸者將以為暴也然則無霸之害不與無王等也  
哉夫民俗之弊也猶賴上轉移之至無王且無霸是並  
無轉移之人而民俗之遷變流失伊於胡底哉此變風  
所以雖終於陳靈而檜曹復後之者君子謂亂極之思



治檜曹有甚於陳者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所見惟此字字慨歎所言惟此字字含蓄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此故初不在衣服

第舉一端具見其人然謂可去之故在此得勿已忽疑於不爾思矣故急自剖白曰豈不爾思復含糊自歎曰勞心忉忉蓋匡救其惡之力已徒勞於未去之先而怙終不悛之憂更重勞於既去之後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

羔裘非逍遙翱翔之衣狐裘非以朝在堂之服即此觀之其心之溺於近而不能強勵其事之就於廢而不知振舉皆隱

五六

寓於言中則所謂憂勞在是矣○逍遙字奇矣翱翔字更奇寫其神即寫其心非但寫形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輶曰更著意描寫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

眼中看不上心中遣不去口中說不明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傳曰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蘇穎濱曰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以是去之何哉孔子

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膳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  
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膳肉也與此所謂以道去其君  
也

禹惡衣服文王卑服衛文布衣帛冠辛興衛國子文緇衣鹿  
裘遂紓楚難人惟一心不能兩用修飾邊幅心與游佚近與  
勤勵遠故雖小節而強於政治之本已亡斯可去也第三句  
與上不接第四句又與三句不接其間各含一層話蓋言身  
不得不去而心終不忘也絕不說破言外有言○玩三豈不  
爾思句知序中一去字不刊

羔裘三章章四句

五七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賦也

傳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

庶見字貫二句素冠者復古制也棘人樂樂稱其服也不得  
見意在言之先不得見而思思而仍不得見故曰勞心博博  
語不分明意深悵歎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歸字  
妙復其舊也

鄭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  
言素衣者謂素裳也○孔疏曰衣是大名故取衣為韻

開口一句即咽住促節深情二句突離不接首句三句突合  
遙接首句蓋庶見語意原從不見轉出二句承不見意三句

又承庶見意遂使言中言外迷離隱現全以神行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如一妙不計人之不一也。

二子字妙彼何人斯而子之耶是庶見中神行語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傳曰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

安得見此服乎

輯曰遙思睇想如隔世事

只說欲見既祥之服而不能三年自見矣意中造象言外寄慨。三年者人心所不容己者也而人何以己之也就不容己者思之宜若可見也故曰庶見然就竟己者言之亦烏能

五八

見哉亦止勞心傷悲蘊結而已矣聊與子二句更進一步本期人同己卻說己望人本期人從己反說己從人而不見一意終未明說則其立言之渾而亦期望之深也

###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輯曰四字亦可思樂子之無知賦也。一筆寫

兩面。設物而有知即有求此猗猗沃沃而不得者矣樂也者有不樂者存乎中也

首三句只說物末句即物寓情有狐綏綏章同此筆徑。聰

明者憂患之招也顧慮者艱虞之府也然鋪敘有知之苦直

笨伯耳一指一點全意恍然人至以有知為苦則時勢復

何如哉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更甚矣。

冷然一語頓覺北門立言已煩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更甚矣。

有知之苦賢知當之矣至以無家無室為可樂則庸衆皆不得免也傳下政煩賦重四字正解有家室者之苦而據今卷後知危亡之立至則有知者之苦也

序曰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

也辯曰序誤

傳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五九

李彭山曰三章以枝華實為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輯曰亡國之音讀不得

全詩祇言萋楚而我情見焉而國勢見焉風人筆墨所謂一毫端現出大千世界者。有知及有家有室之苦豈更僕能數者耶只說樂物之無此則苦我之有此具見此文家隱括掩映之妙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輯曰逆顧瞻周道隱約中心怛兮賦也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此朱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但就一時言

朱子辯序謂周道為適周之路故解中心句須添出思王室之陵遲一語則異而仍同也妙辯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興也。從兩顧瞻周道句作轉舉頭天外  
姚虞佐曰當時致思於西周蓋如此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辯曰詩言

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言周道

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不以為文武成康平治天下之具而以為道路之道蓋為末

章西歸字作地見諸侯之適周者寡也但由適周之道以歸

須仍補入此意其實一而已矣

傳曰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意在筆先神滄言外。此詩序與傳歧為序之說者毛傳則

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是舉此二端見古道盡非矣故直接顧瞻心怛也然呂東萊引前漢王吉之言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將匪風匪車作一讀發兮偈兮解二匪字仍毛之義而句意不倒置極闡緩哀思之致矣孔疏曰迴風為飄旋風也毛傳曰嘒嘒無節度疏曰上言疾車此言無節度由疾故無驚和之節按此則二事不倫不類而於天指一風以為驗於地指一車以為徵見天地翔和之氣人事委蛇之儀悉變無存是周道可傷者也末章轉出本意西歸者復周道之舊猶所謂從先進者也毛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張子曰漑沃之使

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按此則末章當作比而西歸為幸由文武之舊章亦因以見焉無王之歎望治之心至此而極而語意掩抑摧藏則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至傳則為歎千百國無遵道遵路之盛猶望一二人有尚息尚聽之心無王之歎則同而望治一意與序異矣

序切檜有遠旨然傳詁語

意較自然

### 匪風三章章四句

####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上無強於治之君下無篤於親之子而國皆不聊生之民檜其不國矣則匪風之歎似乎不恤緯而憂宗

空

周者然小國而思王者則其困於強大之煩虐已可見也故其詩皆含蓄其旨隱約其詞作者不盡於言中讀者相深於言外若所謂定哀之微辭者真亡國之音哀以思者矣

燕南陳 震春麓氏識

曹一之十四

王迹熄而檜隨亡西周之變為春秋也伯業衰而曹隨  
亡春秋之變為戰國也故曹又次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不說破妙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又  
不說破妙

輯曰朝生莫死意在言外而以下二句緊接妙妙

明眼人憂慮最遠擔當亦最重四語合盤托出○於我者不  
於我也無聊極矣情深極矣歸處字妙直欲為其人講求結  
煞處不然蜉蝣之衣裳寧堪思其究竟哉此傳所謂遠慮也

三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

勞苦煩擾得稍休暇曰息玩物縱欲之人斂其馳逐而入於  
規矩亦猶勞苦煩擾之得休暇也故曰歸息得所歸即得所  
息矣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三疊贊歎令人當不得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

閱與穴通見管子圻閱得玉此則言蜉蝣之圻穴而出也陸  
元恪璣曰六月陰雨時地中出可以為證傳曰未詳者朱子  
說經多不以子書為據且孔疏閱為悅懌之意未審所安亦  
闕疑慎言之義也○說之為義亦暫矣然於不得所歸之時  
則始於假塗託宿者猶或終於習實為常也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辯曰言昭公未有攷

傳曰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忘遠慮三字得詩神髓序不能及

輯曰歸處言這裏說不得到家裏與你說歸息歸說言急忙說不得坐一回與你說皆實話從心之憂矣一句出來

蜉蝣字取喻警切楚楚采采如雪其人得意在此旁人贊歎正在此蓋一念為朝生暮死則其得意處正可悼可畏處也故曰心憂於我歸者歎其失所歸也失所歸而玩細娛於我歸庶可以知遠慮矣此詩人生死肉骨之心也○序中奢字

在

從衣服意會出任小人從於我意反面會出

###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四字平舉令人夫笑然是此詩題

傳曰一命縕音溫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音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僂員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毛傳作賦蓋以候人為賢者在下位與羣小並進對舉故末

章對結義極平穩末傳以為興則從用小人說起而以棄君子作結於義亦同而文勢殊超越矣曩疑以候人為興近於



無端不知其以何字與力小而任重下雨不稱句正從此生出也

維鷄在梁不濡其翼比擬甚奇是憤不能平語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興也。承三百

赤芾作斷冷甚錫之服者何人哉

維鷄在梁不濡其味更甚矣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興也。媾字點睛

傳曰遂稱也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三章遂漸說來如造七級之塔下一章則其千絲鐵網八寶

流蘇也。媾字罪有攸歸矣卻從小人一面說來厚甚蓋刺

者憂之所發與愛之等固不涉詆訐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東盡上文作斷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比也。季女之飢只用字

字

結章法古錯入妙

流商變徵其聲動心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辯曰但以三百赤芾

合於左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傳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

首止說小人之多不言何由進用次斷以不稱其服不言君

實錫之而三章以一媾字點明卻仍從小人一面說來隱約

入妙近佞遠賢本是兩對卻將用小人一面說盡而棄君子

只用作掉筆與上對照錯綜入妙。與齊風東方未明篇同

法

候人四章章四句

鷓鴣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輯曰均平意從此看出四字說詩者多畧之

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

傳曰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朱克升曰鷓鴣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多矣而君子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其心專一則微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輯曰心字只此章一見後不說更深

人生事業皆本一心心正則於身為動容中禮於世為相觀

至五

而化如元氣在物無不揚翹無或止息故曰均平專一以鷓鴣起興者七子而各有所在處不易均之勢而卒無不均興君子之內而修身外而型世其事其境其人萬有不同而所以貫乎修齊治平者一心而已是則心為根本而其誠中而形外出身而加民者則儀也故此章亟唱明曰其儀一兮且亟追溯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則下三章之言儀與言儀一而正人無非所以徵此心之均平專一者矣

論

鷓鴣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輯曰重其一句妙其

弁伊騏

興也。古錯有致

王平仲曰帶絲弁騏正謂儀一心之如結不可見觀之儀一

而已矣

儀者德充之符而帶弁特儀之假乎物者耳堯舜丹均曾異服也哉而以為此君子之儀一也哉然由粗見精固有舉目即得者蓋君子望之儼然則其服亦必有可敬畏者矣歌周公曰衮衣繡裳誦孔子曰章甫麤裘衣服也與哉故以帶弁為儀一而非涉於迹也。識此義則傳以曾子所言三事詁儀字而詩以帶弁當之正非兩歧論至

鷓鴣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不忒字細乃統計君子之表裏精粗而言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興也

儀一之全體大用如此故首章提唱曰其儀一兮

六六

鷓鴣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不言儀一蓋蒙上章見義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興也

不言儀更不言心只曰淑人君子蓋兼有心結儀一之美者

乃肇錫以嘉名也論至

序曰鷓鴣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辯曰此美詩非刺詩

傳曰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輯曰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傳引陳氏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說其詁儀一精矣但君子之儀於身為德之隅於世為民之表而實本於心故曰美君子之用心而不曰美君子之慎儀詩人見世之媒慢不壹

者於身無以定其命於世無以型其俗故為之下對病之藥  
而言淑人君子之壹者以風示之蓋心結則儀一儀一則正  
人一心貫乎百為如一氣之發育萬物有不均平專一者哉  
以鳩鳩為興取其能一也而每章二句皆見其難一之勢每  
章三句以下皆美其能一之故七兮衆也喻臣民之衆而君  
子本乎心而徵為儀則雖所對者無常而其相示者有常所  
以為均平也梅美木棘不材之木榛又常木子各有在喻臣  
民之有善者有惡者有無善無惡者而臨以淑人君子則雖  
善者無待於表率而君子之正衣冠尊瞻視者不敢自弛也  
雖惡者或難於表率而君子之動容周旋中禮自有以作其

卷七

恭而化其傲也至於無善無惡者尤為習所未染導則必行  
故君子第端拱垂衣而下自化也正由於儀儀本於心故曰  
一心貫乎百為如一氣之發育萬物所以為均平也其不言  
心而言儀者心之符即民之表故正人在儀而亦莫非心矣  
胡不萬年美其宜萬年乎抑惜其不萬年以有今日乎是四  
其子句皆作開勢而四淑人君子皆以轉關為提唱指示而  
為不壹者痛下針砭言之所以至再至三而未肯有已也如專  
以為美則曹之君臣足以當之者何人哉○美用心而只言  
儀一隔碍也鳩鳩只言在桑其子一言七兮三言所在二隔  
碍也正人只見於下二章而第二章只言儀一三隔碍也如

上所解乃得融洽分明可為此詩了義。○抵一部大學讀

鳩鵲四章章六句

辯序謂此美詩非刺詩曹無聞人誰克當此耶如曰遐思古人之能如此者然則因今人之不能而後思古人矣傳解言中之義蘊序通言外之指歸恐離之則兩傷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根

列字浸字今人齒冷

懃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接末說

破末章意未到已吞

苞根誠有害稼之罪洩浸亦為已甚之罰况復波及蕭與著乎曹伯任小人遠君子且得罪於觀浴此猶根也而執其君分其田勢猶未已罰已過矣况臣民何罪哉詩人目覩其虐

突

而無如之何只有歎當時而念古人耳歎其洩而浸也念彼不洩不浸者也

洩彼下泉浸彼苞蕭懃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

蕭無害稼之罪且有燔燎之用臣民之無大善惡者如之下泉之洩浸根且過而况蕭耶

洩彼下泉浸彼苞懃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

著為天地之靈氣所生聖人所以前民用者較之根蕭良枯判然而概浸之耶晉文入曹報僖負羈外未嘗訪求其遺賢則如斯飢之季女者其罹於兵燹也多矣。○三末句直與下

章一氣噴礴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與上三章字字對照直以神行四國有王洌而沒者直無王耳邠伯

勞之比而興也○貌不瘁而神傷矣

陰雨則非洌矣膏之則非浸矣口角津津心神怛怛悠然神行劃然竟住味之無極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辯曰曹無他事可致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以為曹君侵刻其民如下泉之洌而浸物只應思王不應思伯傳謂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不明指晉文而意實謂大不字小得詩之指較序為勝

傳曰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六九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曰洌則肅殺之氣深矣曰浸則靈滌之害逼矣根為童梁蕭則野植著尤靈草概及於洌泉之浸是無賢不肖而悉罹於虐得不令人於水冷草枯之候追想化日熙陽哉獨言邠伯者邠之地入於晉也言四國有王者有王道之張舉乃有伯功之甸宣也不然則各報其恩怨而已矣然則晉文於曹不亦操之已感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陳君舉傅良曰檜亡春秋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陳器之埴曰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

小國思惠獨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  
世變



燕南陳 震春麓氏識

幽一之十五

周公之詩而繫之幽何也以首篇舉幽公之政也列諸二南則事在岐豐之先矣列諸二雅則非稱美成王之詞矣列諸王則盛衰不類矣故因首章而為幽之風而周公自作與美周公之作屬焉蓋亦以見終幽之業者惟周公也其為變風何也以公遭疑謗也七月一篇不作於疑謗之時乃朱子攷定之說不與古同古說亦以為疑謗時所獻也季札觀樂幽居風之六聖人真諸風

十一

後雅前何也蓋以之反列國之變還二南之正而開二雅之先也夫周之興也天下被純王之化而周南作受方伯之教而召南作王道既衰列國各隨其習俗好尚以為遷流而變風競作至於檜傷無王而周南之業燼矣曹傷無伯而召南之業燼矣然天下無平不陂往不復之理也故繫幽於終若曰撥亂反治初無難也幽公之政人人可舉而行周公之聖人人可學而至有撥亂反治之道則貞下有元剝盡必復人事可準乎天道也何變之不能正哉故王一疑公幽風輒變然而卒致雅頌之興非周公有撥亂反治之道乎哉然則聖人次幽



於風末一以歸美於周公一以示教於萬世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一之日感發二之日

栗烈字新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反掉醒授衣句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事則另起一頭文卻承二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字

趾者田峻至喜賦也○一體相

衣食二事開手標出為全文之綱然敘法渾融無跡說詩者

求段畫分明恐以割裂失其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二句乃呼下語與上章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偏有此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五句一春日遲遲采

繁祁祁承載陽求桑作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忽拓

七十一

商此二語為蠶設

耶不為蠶設耶

首二句非復筆乃申說首章九月授衣句也只說九月授衣

恐孺子王視如容易故此章語氣自作呼應見自載陽至遲

日無日不務蠶自庶女以至貴族無人不務蠶也寫景敘事

述情一片寫出憂勤宛然○末二句非指將歸而悲為愛親

以見人情之厚乃言貴而將歸者猶執事以見蠶務之周也

用意繁而以寬筆出之其妙入神名論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意蒙第二章蠶桑說來卻以月條桑字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字猗彼女桑字法句法○四句字字

鳴鳴八月載績與起二句重疊作章法見蠶載玄載黃我朱孔

陽為公子裳賦也。輯曰不作轉念妙

治蠶治麻皆以七月八月對敘似乎平舉實則首六句承上章來蓋秋授衣而春豫蠶上章言之矣春治蠶而秋豫葦此則特筆也何以知之以下文知之蠶月四句若曰來歲第專務此耳桑麻並重然桑難而麻易故只簡敘染色為裳兼言蠶績所成者從授衣說起而束以為公子裳意本互見而忠愛宛然矣。○文氣至此一小住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擇為武功緣起非誌物也即物候以占寒至耳較易之履霜堅冰至更深警一之日子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賦也。與為裘對不諱私字妙乃見大同氣象非後世飾詞可

比

蠶績之外需裘乃以卒歲女紅之外講武即以得衣故此章乃全謀衣之事私縱獻豸與謀衣非類而與講武為類也是文字活變處。○天道陽極則陰生人事治久則亂生講武於農事之後既以得衣且以靖亂故觀天地之化而王者中立定民之本可識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觀物體物師物可想見聖人習中元化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

物由析而與人亦如之聖人之政直本乎天地萬物之情。

謀衣以禦寒也終以入室禦寒之類乃全文意至此一束。  
以上言衣以下言食先衣後食者得衣難於得食也故言謀  
衣者皆發端於星日蟲鳥以驗陰陽之消長而恆先時而圖  
之且隔年而豫之言食則不然止以舉趾既同二語要其始  
終餘只言取自然之利以輔艱食耳然章章皆從月數敘起  
故令人不覺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節奏處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菽

農夫

賦也。節奏處。介眉壽食農夫都不待作轉念妙

此章皆言五穀之外可以佐艱食者菽也苴也亦待培植而

七十四

成而其用可暫而不可常稻雖可為穀食之常而幽則土厚  
水深泉流絕少則稻亦可偶而不可徧其言穫稻蓋謂穫之  
而漬米麴至春為酒耳傳曰穫稻以釀酒也不言食不可得  
而常食故不入我稼既同之類而與鬱薁等十物為類也一  
言及稻即曰為酒介壽一言茶樗即曰食我農夫因物制用  
有不假安排者而孝愛勤儉隱然具見故曰禮始飲食。首  
章一之日二之日四句提謀衣用虛筆故下三章實敘謀衣  
之詳曰春日曰蠶月承一之日二之日來也首章三之日四  
之日五句提謀食用實筆故此章及下章虛敘得食之事自  
六月至十月承三之日四之日來也首後敘法極整齊正極

變化。○以此章及下章為敘謀食者時說之陋使聖經皆板  
拙平滯成一八股先生手筆矣蓋此二章只羅舉所得之食  
見春之舉趾而耕婦子之饁田畷之喜者今乃收其利也與  
首章為虛實相參而此章所言多在艱食之外下章乃言我  
稼之同見地無遺利人有餘食也則此二章應謀食又有虛  
實之異且言穫稻即思及養老言茶樗即思及食農言稼同  
即思及公甸孝弟忠愛之意隨所觸而具見焉而始播一語  
繳轉首章且有竿頭進步之妙雲蒸霧變之文寧可板論耶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

插筆一歎

如見無逸知依之心

我稼既同

來上實起下

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七十五

亟其乘屋

與上宮功類敘見先公後私之義即起下始播百穀大奇

其始播百穀

賦也○其字殷然懇

到始播與于相舉趾相應

同我稼執宮功之後而乘屋終歲之勞畢矣即曰其始播百

穀天運不窮民勤無已結意不盡其開示孺子王者深矣○

授衣在九月而朔諸春日采桑秋日采葦則連入上年矣謀

食止於十月而乘屋之亟慮妨始播之事則連入下年矣此

無逸所謂知艱知依也○文意至此又一束

二之日鑿冰沖沖

承我稼既同來與宮功乘屋類敘以完一歲之事

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二句又因藏冰而終言之故下仍提回從九月說

九月肅霜十

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想見周初時薦於忠愛而

簡於萬壽無疆賦也  
儀制

由備寒而備暑因及祭祀由飲食而獻享因及頌禱有此歸  
結文情不盡。始於憂勤者卒乎忠愛蓋民生在勤勤則善  
心生未及教也。然是教之資也夫只用平敘言外恍然序傳  
皆言風化之所由五字直得詩髓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辨曰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  
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  
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  
於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傳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  
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七六

王介甫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  
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  
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  
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楊龜山曰堯命羲和以  
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希革氄毛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  
倉庚鳴鴉為蠶績之候以隕擇其獲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  
蟀為入室之候皆此意也後世蜻蛉鳴衣裘成河射角堪夜  
作猶見此意。朱子別論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  
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

書有無逸詩有七月一為法語一為巽與一確是書一確是

詩合之見引君當道格其非心直與洪鈞大治同功。讀此詩知人事悉準乎天道焉。知聖人師法乎萬物焉。知民依咸本於瑣屑焉。知衣食皆得於艱難焉。知勞則思善富乃可穀焉。知八口各成其經理。一世即醞為邳隆焉。大哉聖人之言。即聖人之道也。至文之有條而不紊。實變動而不居。則聖人無不聖於文者矣。

七月八十章章十一句

傳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

鴟鴞鴟鴞

不呼王而呼鴟鴞  
悲涕與聲俱傳

既取我子

賓無毀我室  
此主人翁也無誤認

七七

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藉子觀室正藉賓形主  
見毀室亦可如取子之易也

此恐王信流言而墮其拮据之功。則無毀我室。是主意然從

取子說起者。思勤鬻子而竟取之辛苦。為巢保無毀之耶。全篇意只如此。末二句莫作閒文看。鴟鴞能取子。豈能毀室。

王信流言而公不得竟其功。則室毀矣。是由鴟鴞而毀室也。

故第呼鴟鴞而王在其中矣。

確論

迨天之未陰雨

迨字是先  
天本領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比也。輯曰或  
字危甚不往語

緊接上章神行。此一予字起下九子字。固是正寫為室。

卻妙在與恩勤育子是對。說是類說為室之綢繆較鬻子之

恩勤當無異也正恐其徒勞亦復無異也

論妙

予手拮据予所得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瘡

參差錯綜古峭蟠鬱

曰予未有

室家

比也。提唱語字字為成王呼寐。輯曰不住語。

輯曰連用十予字口手字安頓得妙予字中身任其責獨嘗其苦兩意俱至

緊接上章神行。綢繆之勞如此直跌下章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

一路如懸流東下至此忽逢灩澦

風雨所漂搖

處在武庚卻毀在王風兩者變出不意之喻也予維音曉曉

比也。直接起句

緊接上章神行。可悔之形如此歸結上文。本防下民之悔而翹翹之故乃在風雨蓋成王之疑本出公意外也如此

生

看予室句乃有突接之妙亦詩之所由作也

確論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傳曰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居東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

輯曰有起收有賓主有呼應有逗接有錯綜有操縱頓挫章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今女下民二句與予室翹翹二句

暗相呼應言如此庶其莫予侮乎乃予之辛苦如此予之室家如彼安在其莫予侮也通篇哀痛迫切直嘵嘵之鳴故末直以予維音嘵嘵結之只在起鴟鴞鴟鴞四字上見之不呼王而呼鴟鴞妙

此借武庚以格王心思竟其綢繆之功也罪人已得毀室者誰王惑於流言而棄綢繆之功則予室翹翹矣防下民反來風雨則漂搖之禍隱指成王之疑言之此不易之說也。朱傳鴟鴞蔡傳金滕言周公事大相逕庭攷其由來朱宗孔子國安國蔡宗鄭康成其相岐處由解尚書我之弗辟辟字不同也孔謂辟者法也謂行法於管叔誅之之後王猶疑公故

朱元

作鴟鴞是居東即東征也鄭謂辟當讀為避避居東都二年而作鴟鴞風雷感悟乃迎公歸然後奉王命東征又三年是居東與東征兩時亦兩事也攷諸書皆無先避後伐之事或漢末古書存者猶多鄭不必其無據但時未營洛邑則所謂東都者何地也由此言之孔說為長故朱傳謂居東即是東征然蔡氏之從鄭亦請於朱子朱子覆書有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之語故蔡氏遂著為定論嘗試思之義理以研揣而精事實以攷据而覈鄭說無可攷据其為是言蓋以王方疑公公遽誅流言之人疑於後人跋扈者之為耳夫聖人以天自處寧復引嫌基間王室罪在不赦公既當國則行國法



以致天罰亦復何嫌何疑哉是鄭說亦非義理之精且無攷  
据也故謂居東當以朱傳從孔之說為定論其答蔡氏殆晚  
年偶不經意之言云○鄭箋又謂成王惑於流言多誅公官  
屬鳴鴉之詩以鳥之為巢喻諸臣之先皆勤勞以致祿位亦  
欲貽之子孫然經傳皆無成王誅公官屬之事何也此亦可  
徵鄭於東征不無臆說

鳴鴉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紀時景

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

東而未歸之時則勇於義不暇西悲也  
我東曰歸則深於情矣二語開出下文

制彼裳衣勿士行

杖二語寫兩面慰藉  
娟娟者蠋烝在桑野妙

敦彼獨宿亦在車

八十

下賦也○曰歸而獨宿  
車下所以西悲也

我心西悲提下也亦在車下逗下也此章為全詩之冒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

開門野鼠走散帙蠹  
魚乾久容心情直攝

入筆墨中矣蓋本於  
此而此文情較厚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畏字懷字都  
為久客追攝魂魄矣

聖言及此只是人情之至其入  
人深處固不在下二章之下也

下八句皆懸想中語所謂我心西悲者如此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

上承零雨下跌聿至  
出入縱橫筆落煙雲

洒掃穹室我征聿至

入神有敦瓜苦烝在

栗新愈閒淡愈濃至○首四句說征人也  
忽接入婦歎  
中四句說室人也忽接入有敦瓜苦縱橫無碍

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賦也。閏中醒出眼目妙

鶴鳴婦歎從對面寫來聖人只是人情之至卻是文家省手法出車杖杜等篇同此筆訣。有敦四句曲盡人情矣然是烘雲托月法蓋對物如此對人如何此不寫而寫之妙其舊如之何意後人必安置此處詩卻如此布置於本章為急脈緩受於下章為顧盼有情也妙論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此下七句為一氣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冥然縱筆從新要一面說入淋漓恣肆極矣 其舊如之何賦也以其新孔嘉一句頓醒掉轉其舊筆陣縱橫 征人涕下矣

八十一

句與敦彼獨宿反照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辯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傳曰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

七月東山皆說得瑣細瑣細之極愈見精大七月至瑣細之

業也而立小民之命東山述瑣細之情也而通天下之志可  
識王道之本矣後世明於大而闇於小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者何足語此○從憂苦說到欣慰既憂其憂又樂其樂羊  
眠真摯千載移情況當時乎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慨歎而起

周公東征

轉

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賦也○大本領語灑氣回礪

蘇穎濱曰使周公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必及於

四國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救哀  
斯人之不治誅二叔以定四方而後可以為大○輯曰破斧

缺斨下用哀字古人用兵刑念頭如此

皇匡也道理絕大正天下之不正曰匡匡四國即是哀我人

聖人東征之心如此寧有一毫芥蒂於胸中哉後世人臣遇

此慎者引嫌悍者報怨耳乃見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使謗

二公而周公征之使謗周公而二公征之則為皇為哀人皆

能信至伐叛之人即被謗之人而心事如此豈易言哉故曰

聖人無己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可見四國之心為所煽誘一筆見兩面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

二叔以殷叛一則商之世澤未盡泯於人心一則服事之忠

己共喻於人心扶二者以煽惑之宜人心迷所適從矣東征則是非邪正判然分明而人心自化是叱者言即此而叱也故曰嘉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可見四國之勢為所動搖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

道字見即此而堅人心奠衆志是非邪正關頭判然分明而人心自由渙而萃也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馬辯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

四國之詩且詩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

傳曰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八三

東山言情故破斧言義苟易口而出焉即後世之上責下下怨上之詞矣此理甚大讀之可識自盡之道並可得立言之體。東征討罪而曰皇四國哀我人道理何大且深也直看出聖人以天下為己任以萬物為一體禮樂兵刑無非至教之意矣皇言其勢叱言其心適兼言之識得三字反面即知東征之為哀我人矣後世文士說得出或信不透軍士而言及此可想成周之化。首二句含怨意後四句含雖勞不怨

意總未言明妙卓論

破斧三章章六句

輔慶源曰東山周公能得歸士之心破斧歸士能得周

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比也

然則管蔡之為德於東人亦多矣。自問自答心口趨超兩不字重筆作跌下章一轉入妙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輯曰極奇之語極近之事我觀之子籩豆有踐比也

鍊意之文超而又超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本喜見之易先言見之難遂使一反一正文字化成無限烟

八

波。刺朝廷之不知當以禮迎公未子初解亦從之改為今說頓使詩人習次筆端不似食煙火人此非美周公耶必墨守衍序者之說而後為遵古耶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興也。語愈淺意愈深

只言衣裳不贊一字蓋周公之德在人人人心頭口頭只未識其面耳八字直傳喜詫相告之神論妙

鴻飛遵渚陡然變計奇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興也。提出此四字陡然一驚

方說我觀旋說公歸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心情搖蕩筆力跳

脫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

史覺悚然此等顧慮之憂明者當之

於女信宿興也

無所猶虛不復則實矣算到將來愈覺當下難處數語如見

其心

是以有袞衣兮

頂上信處信宿以應首章筆以神行

無以我公歸兮

冥轉奇明知無所不復信

處信宿而言猶如此蓋不顧理勢而言情乃真情也

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只顧我心妙

輯曰明知公必歸明知公歸為大義卻說無以歸無使我心

悲詩人語言之妙如此○妙在純是一片私情

序曰九戩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辯曰二詩東人喜周公之

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傳曰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八十五

喜懼交并之心天矯獨出之筆神尤離合乍陰乍陽幾於不

可跡求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形勢必至之喻反跌有力

公孫碩膚

妙於立言赤舄几几

○看得微甚勝於侈陳心德遠矣

傳曰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

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慝之口得以

加乎公之忠聖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不說德只說德音妙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傳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碩膚既在公則二叔不當謗成王不當疑矣謗焉疑焉是公  
無碩膚也然公之心未嘗自以為碩膚也一孫字隱以正疑  
謗者之失而顯以表周公之德顧不直就德說而一驗無心  
之地一徵諸人心之公亦既洗盡疑謗寫出至德矣是謂善  
言德行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傳曰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

六六

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  
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辛  
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  
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次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  
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幽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  
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籥章籥  
幽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  
田祖則籥幽雅以樂田畷祭蜡則籥幽頌以息老物  
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  
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

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剝取其一節而  
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說而  
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  
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  
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  
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  
焉可也





